



忽然觉得散步的人少了,几条常走的路上,多是村子里的人,三三两两地站在十字路口聊天。村子里是寂静的,他们待不住,才到路口来的。

暑假一开始,镇上唯一的车站就挤满了人,背书包的孩子,送行的或者自己也要出去的大人,沉浸在就要与亲人相见的欢乐中。

小镇接着就安静下来。商店和超市没有那么多顾客了。菜场不到十点钟已经人群稀稀落落。

我除了买水果拿快递也不再上街。老公负责买菜的事。他每天都问:“今天买什么?”还能吃什么?无非是鱼,虾,肉……至于蔬菜,我们自己的菜地上家常品种都有的。

以前我是很享受做饭的时光的。淘米,放水,摁键,一锅喷香的饭等着揭锅了。然后撕豆角,如果着急,把头尾掐了,放砧板上切。撕空心菜,剥两瓣大蒜备用。切肉,切黄瓜。黄瓜是刚摘的,瓜身上刺还是硬的,用丝瓜络包裹着抹尽。从冰箱冷冻室取几根葱,拧开水龙头冲一下,硬梆梆的葱管立马软踏踏的了,依旧青翠——把葱裹好了放冷冻室保存,这是老公学来的新方法。笃笃笃,生姜也切好了。油盐酱醋的瓶瓶罐罐摆好,可以做菜了。

油入热锅,嗤啦啦响,油烟机呼呼地转着,这时候不容你有丝毫分神。葱和生姜的香味出来了,肉片推下锅,忙不迭地翻炒,加醋,加酱油,起锅。豆角也如此操作。然后肉片和豆角混合煮,这时换锅“煲汤键”,电磁炉自动调节温度,可以一直炖到豆角变软。同样,不能离开灶台——离久了,汁水耗尽,底层焦糊,菜的口味就全变了。

再次刷锅为炒空心菜做准备。空心菜是手撕的,一个个空心管都剖开了,这样利于炒菜时入味。猛火翻炒,待略微有点变色,稍加一点水,再炒几铲子,就可以装盘了。把拍碎的蒜瓣放菜上,略搅拌,一盘带着蒜香的空心菜上桌了。

黄瓜蛋汤、西红柿蛋汤、冬瓜海带汤是我们家的夏日标配。西红柿老也长不红,黄瓜倒是一条条地垂下来,冬瓜、南瓜还没到季节,西葫芦正当时,但它太大了,要两三天

晚饭后,与妻子散步至东塔广场,一进广场,听得“喔——哇”一阵哄笑,适逢广场灯光亮起,那高高耸立的东塔立刻焕发出火一样的光芒。音乐四起,广场舞快乐地开始了。

有几个女子跳的广场舞很特别,她们不仅是只跳一支曲子、一种舞,而且是两个人一组轮流跳,其余的就站在那里看,一曲下来,几个又在一起互相交流,好像是要参加什么舞蹈比赛或者表演似的。身边的妻分明是被她们优美的舞姿吸引了,自言自语,“嗯,现在广场舞年轻化了。”我说,“是的,已经不是什么大妈舞了。这舞很好看,歌也很好听,就是不知道叫什么歌名。”妻趁她们交流之际靠上前想打听一下,她们看妻脸生,却不再说什么,只说她们是“东塔广场舞”,在网上可以搜到。

散步回来,妻叫我,“把她们跳的这舞搜出来,我要看看。”“东塔广场舞”确实已经在网上上传了很多她们跳的舞蹈视频,但就是找不到她们现在跳的这支舞,甚至叫什么歌名也不知道。妻说,“记得歌词里

小时候农村每户人家都有猪圈,养猪,积肥。那时候种庄稼全用猪圈里的灰做肥料。猪喜欢吃嫩绿的树叶和青草,于是打树叶、割青草成了我们这些孩子必须做的事儿。

三五个小孩相约一起来到村后的圩堤,两边长满了高大的榆树,嫩叶全在高处。下面的老叶子别说猪不喜欢吃,我们也看不上。于是爬树也成了童年的一大乐趣。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一头系在篮柄上,另一头则扎在腰上。只见一个个甩掉鞋子,吐一口吐沫抹在掌心;双手抱住树干,小腿夹紧,用力向上一蹿;随即两手向上滑动,三下两下就上了树。爬到树上找一树杈稳稳坐好,把篮子拉上去,开始打树叶……

那时候我们经常比赛爬树,为增加速度

暑假伊始

□ 潘国兄

才吃完。我把黄瓜片滑进油锅,立即放水,摁烧水键,可以放心地烧。打开冰箱,从冷藏里取出鸡蛋,磕开了打在碗里。

这时候,碗里是一幅画,蛋清清,蛋黄黄——我顾不得欣赏图画之美,一双筷子急速地搅动,图画消失了,剩半碗均匀的蛋液,微微地泛着泡。但我依旧急速地使着筷子。筷子叮叮当地击打着碗沿,像轻快的音乐。我的母亲也曾经这样叮叮当地敲打生活,那时我在烧火。黄瓜汤嘟嘟地在锅里响了,揭开锅盖,把盛蛋液的碗在空中划了弧线,蛋液均匀地倒入热汤中了,用勺子舀了热汤涮碗,把剩余的蛋液涮下,盛蛋液的碗也去了蛋腥味。锅中的蛋液已经起了魔术般的变化,它像是鼓满了风的帆,只是不是竖立地立着;这躺着的帆,被我的勺子搅得碎成了几块,此时像朵朵大朵的花开在汤锅里。汤成了乳白色——这锅汤也该起锅了。掀开电饭煲锅盖,最后一缕水汽刚刚收好,饭香扑鼻!

这可能是午饭或者晚饭。我和小侄儿对坐用餐。夏秋时,常看见窗外的白云蓝天。然而此时是暑假,吃饭的人只有我和老公。老公当厨,我多时不得亲近刀与砧板——谁叫我厨艺不及人呢!

冷清下来,开始想人生一些本质的东西。

昨天傍晚,我们沿了一条不常走的路散步。左边是二百亩的菊花田,右边是同等规模的荷塘。荷叶和荷花的香气传过来。田野和村庄安静着。偶尔有车。我们前方有一个推轮椅的老大爷,走近了,看清轮椅上坐着一个老太太。老大爷弯腰和老太太说着什么。我们经过他们身边,因为不认识,不好问什么,也不好直视。过去了好久,我还是转过头去,看那对老者。对于那个老太太来说,身边的这双手,意义非常吧。她在青壮年时有没有这样认识?有没有轻视过这样一双手?

不管贫富,到最后,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,总会缩小,缩小到有限的几样事物、有限的几个人。有什么理由不对平常的事情上心、不对身边的人尽心呢?从故乡走出去的人,你们想过没有?

有一句:每一次的相遇都是祝福。”我兴奋地告诉她,“找到了!歌名叫《青海湖》。”

妻说广场舞动作是有规律的,每组几个动作,也叫几个八拍,一般分四组,然后再重复,或者变换方向。妻在家看视频学舞,桌椅全部靠一边;我也在一边欣赏,看妻跳得满头大汗,常常吓唬她,“你锅里又烧枯了!”她就会立刻停下来冲进厨房。有一天中午,她擦着脸上的汗水对我说,“我要加入广场舞行列!”

很快,妻就加入了东塔下的一个广场舞队伍,进入了微信群,与舞友们一起统一购买了舞服。从此以后,妻白天一有时间就关注微信群里动态,与舞友们聊着正在学习的新舞;一到晚上七点,换上舞蹈队统一服装,倒上满满一大杯水,急急忙忙往东塔广场而去。妻在东塔下的广场随着优美的音乐舞动,红扑扑的脸上焕发出青春的气息,她一直保持的披肩发型在脑后高高地扎成一团马尾,随着音乐的起伏欢快地与她一起舞动。妻一下子年轻了许多。

还找蛇皮擦脚,据说擦了蛇皮就能像蛇那样快……最记得那些胆大的孩子,能上树梢掏鸟窝,有的还可以从一棵树上蹿到另一棵树上。感觉小时候的我们就像一只只猴子,上树来去自由。

回想割草也充满了乐趣。篮子里的草还没割满,我们就放下刀开始玩“猜马里歪歪”的游戏。挖三个小坑,一个放螺壳,另两个是空的,轮流猜。猜错了则要从自己的篮子里抓一大把草给对方。我们乐不思疲,直到耳畔传来妈妈的呼唤,才知道该回家吃饭了。看看篮子里的草太少怕妈妈责怪,于是割几根柳枝撑在篮子底也能蒙混过关。

爬那么高的树,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,简直就是个奇迹;割草,也已经不是他们干的活儿了。

忆童年

□ 黄桂英

刚结婚那会儿没房子,跟着公婆住。那是一所老屋。一溜三小间,前面一个院子。院子分两半,一半用青石板铺就,一半种了时鲜果蔬。菜地边挖一口井,井两边栽了两棵树,一棵石榴树,一棵枇杷树。

婆婆一有时间就在院子里侍弄菜地。翻地、浇水、沤肥,忙得不亦乐乎。邻人都夸婆婆整的地跟她绣的花一样漂亮。婆婆说,别小看这地,够我们一家子吃菜呢。我们那时年轻,除了工作,就是逛街、看电影、聊天,尽情地挥洒青春,对婆婆的话嗤之以鼻。

下雨的时候,婆婆就说春雨贵如油。夏天骄阳似火,婆婆又念叨风茄茄子日晒瓜。可我讨厌下雨了,雨水沾得我的高跟鞋泥点斑斑。我甚至讨厌四季,不是热得要命,就是冷得要死。

在院墙的旮旯,婆婆放两个废旧的大塑料桶。淘米水、鱼内脏、香蕉皮、蚕豆壳、变质的饭菜、吃剩的肉骨头……一股脑全倒入桶内,盖上盖,沤上两个月。打开盖,臭不可闻,婆婆却笑逐颜开,说越臭越肥。她用一个破塑料勺舀满肥水,扇面似的均匀洒在菜地里,空气中顿时弥漫了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。我丢下书,用一块手帕掩鼻踏上自行车逃离现场。耳听到婆婆在后面喊,没有臭,哪有香?看你哪样蔬菜也不少吃嘛。

夏天傍晚,夕阳西坠。婆婆用铅桶汲上沁凉的井水,一遍遍地冲浇青石板。暑气渐褪,婆婆搬张长方桌放在洁净的青石板上,端出一大锅绿豆粥。这锅粥婆婆从下午就开始熬,此时已经凉透了。婆婆又捧出一台电风扇,摇着头吹。我们下班,扔掉包,擦把脸,就围坐在小桌边,就着油汪汪的咸鸭蛋喝着粥。有时,公公还拿出酒杯喝一盅。但是敏感的我却坐不住了,由于院子里“藏污纳垢”,引来很多蚊子,我裸露的腿上咬了好几个疙瘩,再可口的美味、再温馨的情调,我也无法享受了。我躲进了装有窗纱的闷热的屋子里。

阳上传出一声声的麻雀叫。细听,一声老气,一声稚嫩,一声来,一声去。

我连忙跑到阳台西侧的房间,隔着玻璃窗向阳台上望。只见一只老麻雀站在阳台的短墙上,它全身褐色,背上散布着黑色斑块,头朝下,看着大纸箱里的小麻雀声声唤,这老气的声音便是它发出的。

由于视线被挡,看不见阳台底下纸箱里的小麻雀,只能听见一声声稚嫩的尖叫,与老麻雀的叫声相应。我走近阳台想看个究竟,但老麻雀一下子飞走了。

这只小麻雀是上午捉到的。我望着爸妈后出门,忽见得地上有一只麻雀在蹦哒,细看,细小的喙,嫩黄嫩黄的。落在地上,一蹦一跳,似乎没了力气飞不动了,又像是迷了路,不知往哪飞。我见了,连忙上前,紧追其后,把小麻雀逼到了墙角,一伸手,终于捉住了它。我轻轻握住它,看看它,它也转动着它那小小的乌黑乌黑的小眼睛看着我,我感觉得到它在我手心微微地发抖。我不会伤害你的,我说。我手捧着它,回到自己家。我家与母亲家有几百米远,且有几个大弯。

回到家,我找了一只大纸箱,里面放几片菜叶,撒了一些米,还找了一个大瓶盖,里面放点水,把小麻雀放进纸箱,纸箱放在阳台的地上,口敞开着。我对小麻雀说,如果你想飞就飞走吧。

小麻雀独自在纸箱里,它怎么就来了一个朋友呢?它们要干什么?我想窥探其中的秘密。我找出了摄像头,与电脑连接起来,打通开关,想看看会发生什么。做好这一切,我离开了阳台,躲进房间看书,眼睛不时地向外瞟着。

“啾啾”“唧唧”,鸟儿又叫了。我连忙起身,只见阳台短墙上又站了一只麻雀,全身深褐,像刚才那样,一声声地叫着。它叫一声,纸箱里的小麻雀就应一声,只是我仍然见不着小麻雀。突然,老麻雀叼起短墙上的一个小东西,倏地飞下,进了纸箱。我正愣着,忽然倏地一下它又飞走了。我走进阳台,纸箱里还是我放进去的那些杂物。我急忙打开电脑,寻找探头留下的信息。可惜没留下什么清楚的镜头。失望下,我依旧回到房间。我幻想着奇迹还会出现。

奇迹还真的出现了。我无意中向外一瞅,我又见到了它,那只浑身深褐色的老麻雀。居然,它的嘴里又叼着一个东西,好像是只小虫子。站在阳台短墙上,它放下口中的小虫,又对

院子

□ 朱玲

我发誓攒钱买房子。经过8年的节衣缩食,又申请了贷款,我买了一个一层的小户。一层便宜,还有个

小院子。我可不像婆婆那样种菜植树,我要打造成我心目中的院子。我买来在当时价格不菲的瓷砖和大理石。瓷砖贴在墙上,大理石铺地,院子顶棚用漂亮的阳光板封好,拒绝风雨。装好的院子像个水晶宫,我十分喜爱。我在院子里吃饭、晾衣、会客、聊天,没有风雨蚊虫的干扰,多么惬意啊。

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变得烦躁压抑。下班从外面踏进院门,像闯进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罐头瓶。所有的恶劣情绪无处排泄,就在这个罐头瓶里凝聚、发酵。干什么事都没有耐心,与老公三句不合就大动肝火,吵个不休。院子的顶坏了,地上绽缝了,我也无心休整。

有一天,我看到院子大理石裂缝中顶出一个绿色的小脑袋。哦,只要一星泥土,一点雨水,就有了生命。我忽然眼中有泪溢出,为一个生命的诞生。小草尚需要泥土雨露,何况人乎?我拿了把拖把,站在一条高凳上,使劲地戳院子顶,本已被风雨侵蚀很久的阳光板不堪一击,被我戳了好几个大窟窿。外面下着的雨随之哗哗闯了进来。我贪婪地仰面吮吸着天雨,倍感舒爽。原来,祖先依赖自然的基因经过亿万年的遗传,并没有丢,一直蛰伏在我的身体内,呼唤着我重归自然。只听到老公大喊,你疯了。我没跟他吵,而是认真地说,我们疏离自然太久了。

第二天,我请人掀掉了院子顶,搬掉几块大理石,露出黑黝黝的泥土。我双手捧着一把泥土放在鼻前,尽情地嗅泥土的芬芳。

我在院子角落砌了一个花坛,种上花木瓜果。我也学婆婆的样沤肥浇地。每天欣喜于花开花落,感受着四季给予我的不同感受。

天地是包容的,它吸纳了我的恶劣情绪,我又变成一个精神饱满的自然人了。

麻雀

□ 汪泰

着纸箱叫了两声。纸箱里又应了两声。老麻雀叼起小虫,又飞下到纸箱。我终于明白了,它是在喂那只小麻雀呢。我几乎不相信我见到的这一切。这里面有着太多的秘密。这是两只麻雀之间的秘密。这个秘密竟然被我所见!

它们是母子,还是父女?是邻居,还是互不相干的两个不同辈的同类?它们是怎样联系、相识的?老麻雀是在尽着一个长辈的职责吗?小麻雀为什么不和它一起飞走呢?多少个为什么,在我脑海里打旋。这似乎是一个迷。有人说,爱是一种本能。可这两个一老一少之间的爱是否也是一种本能呢?我不懂动物行为,但我相信,这是两代麻雀之间的爱!人是讲爱的,动物之间也是有爱的。

一种柔情,在我的心里化开,我被感动。感动于这天天相见的不为人所关心的渺小的麻雀。

老麻雀飞走了。我到阳台,看看纸箱里的小麻雀,它很安详,两条腿蹬伏着,身体蹲在两腿上面,两只乌黑的小眼睛向上看看我,又低下了头。我把纸箱上的口拢了拢,离开了它。

一夜无话。

第二天大早,我起床走向阳台,打开纸箱,小麻雀侧倒在纸板上。我一惊,忙拿起麻雀,它却已僵硬了身体。我看看四周,一切如常。我把小麻雀身体看看,找不到伤口,再看,却见它脑袋一侧约有瓜子大一块伤痕,毛不见了,露出了有点淡红的伤口和白白的骨头,像是被什么利器铲了一下,想象中的这一下,该有多大的力?但骨头并没有破损。是蛇?蛇只会吞了它。猫?猫也会生吃了它。还是另外一只什么大鸟,来啄死了它?可小麻雀,这只与世无争的小麻雀哪儿招惹它了?都不像。可小麻雀就是死了,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地死了。这似乎又是一个怎么也解不透的迷。

看着一动不动的小麻雀,它浅褐色的毛,嫩黄的喙,我有点自责,因为是我把它抓来囚在这里的。如果我把它放到哪棵树上,或把它放在哪块草地上,也许它会一直活蹦乱跳着。

道

□ 周海云

粉色的闪电
天空飘过
一个庄园穿越时空

将几个影子笼罩
一条有个性的裙子
几个奇怪的人
在这并不热烈的午后
争论着
寂静的庄园门
一条乌黑的路
一个人跟一个电筒